

去三河古镇

谷 禾

华夏之大，大到让人不胜唏嘘，且不说东西南北的自然环境与人文，从大陆的最南端到国土曾母暗沙据说还要飞行两小时，单是叫三河的地方，说不清到底有多少个，更无从去进行纵或横的比较。不过，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最享有盛名的三河，确切就是巢湖岸边的肥西县三河古镇了。这里定位在巢湖边，其实是存在不小偏差的。巢湖形成500年后，三河古镇就存在了，迄今也已2500多年历史。最早的三河活在春秋时代，那时也还不叫三河，而是叫“鹤岸”。公元前537年，楚、吴两国曾在这里发生过一场“鹤岸之战”，《左传·昭公五年》中有这样的记载：“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遽不设备，吴人败诸鹤岸。”不是记录太简单，而是左丘明先生的记录一直都这么简单。鹤岸作为地名，自此在这部权威的史家典籍中扎根，并熠熠生辉至今。想一想吧，那时的华夏大地，如今的省城合肥及其前身庐州府，也只是一个不大的货运枢纽（《史记·货殖列传》始有记：“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输会也。”），再远一点的“东方明珠”，也不过是春申君封地上的渔村，还不曾有人居的记录。所以，来到三河，粗略了解过它的历史，带给我的震惊丝毫不亚于数日前我在黄土塬上著名的石峁遗址面对4300年前的断壁残垣。

关于鹤岸，当地史家考证，即是如今的三河古镇，又称“鹤尾渚”。所谓鹤尾，大抵指其形状如鹤尾吧；渚者，指三面环水的陆地，意言其小，小到只能住一半户人家，所以它不是大的洲，更不敢妄称岛——这也体现了我们汉语的博大精深。唯如此，置身于其中者，也才有“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那种感同身受的孤独。只是如今的“鹤尾渚”，历经沧海桑田，在巢湖淤积和杭埠河水冲积的双重作用下，已经远离巢湖水岸达15公里，有杭埠河、小南河（杭埠河故道）和丰乐河流贯其间，成了不折不扣的“三河”古镇。

三河之古，除却《左传》记载的“鹤岸之战”，还在于167年前（1858），这里又发生了一场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战争——三河镇之战——有考证说，那时的古镇还在湖边，投入战场的双方是著名的湘军大将李续宾和太平军后期最重要的两位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大战之前，太平军的三河守将蓝成曾创造了以一个月零三天的短暂时间在这座临湖埠头筑墙围城的奇迹。大战中，十二万太平军把七千湘军分割包围，几乎一举歼灭，李续宾自尽身亡，湘军统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战死。天京之围暂解。23岁的陈玉成一战成名，三河镇之战也因此载入史册。硝烟随岁月散尽，到如今，这场大战在三河的留存也仅剩下一小段残墙和城垛，端的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

花淘尽英雄”。你沿着夕光走近，从形形色色的用料和不规则的堆砌里，能想见的更多是战争对普通百姓的侵扰、掠夺和摧残，至于旁边新建的“英王府”，作为旅游景点，能带给游客的思考和启示，也许并不比这段曾经满目疮痍的残墙更多。

穿行在狭促的街巷里，不由感慨要踏破多少铁鞋才能把脚下这些青石磨得如此光滑闪亮，走进多



静泊 刘志尚 摄

处名人故居反复观瞻审视，目力之所及，人眼更多的还是一街两旁林林总总的高矮店铺，参差的货架上，摆满了在别的地方也常见到的各种纪念商品，迎街的案头堆叠的却是一边售卖一边制作的诸如米饺、米酒、米线等各种名色的地方小吃，浓郁的香甜气息弥散在空气中，顽强地钻入你的鼻息，反复触动你的味蕾，不由你不停下脚步，多望过去几眼，接着就干脆买了，拿在手上，边走边尝，忘了该有的矜持和收敛——如我，就买了一张巴掌大的肉馅吊炉烧饼，在婉转的声剧声腔里，没羞没臊地当街大快朵颐起来。

还是说一说三河的水吧！

据说一九九八年的洪水季，汹涌的巢湖水确曾一夜间灌进了三河古镇的大街小巷。带我们在街巷深处寻访的时候，当地朋友不但指给了我当年的水位线，而且还走到对面的樟树下，深情述说当年曾有两个没有及时撤离的少年，因为机智地爬上了那棵樟树的树杈而躲过一劫。旁边关于三河的纪念木质浮雕上，其中一个画面真的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境。我俯身仔细观看，又发现骑在树杈上的两个少年，表情欢乐得很，仿佛身下骑的不是树杈，而是从巢湖深处游来的大鱼，便不禁哑然失笑起来。

我把三河的水分为三重：曰河水，曰甸水，曰湖水。先说湖水，车子驶出合肥城区，不一会儿就拐上了巢湖大堤。这样说实在是

因为环湖大道就修在湖堤上。车子疾驰，窗外就是巢湖的浩渺烟波。征得驾驶员同意，我落了车窗，被秋风裹挟的湖水腥气，水浪一样扑面而来，立刻淹没了我。放眼过去，但见荡漾着夕光的层层波浪，不断冲向岸边，离路基已近在咫尺。问驾驶员湖水有没有漫上路面，进而奔泻中将车冲入湖中的可能。驾驶员点头说有的，像1991、1998那样的年

份，都有过这种情况，但终归是不常有的，所以也不用太过担心，毕竟这里是长江下游，800平方公里的水面还接连着浩浩长江呢！再说，湖堤外纵横交错的沟塘河汊，早已规划建成了国家级的湿地公园，涵养着这一湖浩渺呢！第二天考察途中，我们特意停下车子，步行去湿地公园深处，实地勘探了一个多小时。穿行其间，很有点走在北方茫茫草甸里的恍惚，脚下是绳子样曲折粗细的小径，随小径而行的是沟汊和连片坑塘，茂密的水草覆盖了大部分水面，更多鸟儿从草丛里掠起，盘旋一会儿，又落入了更深远的草丛。不同于湖水的浩渺激荡，在我名之曰“甸水”的湿地公园里，在茂密的水草下，水几乎是不动的，偶尔有水草礼让的小片水域，静静地映出蓝的天空，白的云朵，飞掠而过及停歇在树梢和草尖上的鸟影。比之于湖水的烟波浩渺，三河湿地的“甸水”是很容易被忽略地存在。所以，最值得说道的还是三河的河水，无论是其中的杭埠河、丰乐河，还是杭埠河故道改造的小南河，在白天和夜晚都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美学追求，仿佛其所在的是两个世界。

入夜的古镇是灯光声电的海洋，游船行在小南河上，两岸鳞次栉比的黛瓦白墙在摇曳变幻的灯影里变得有些不真实，唯马头墙的轮廓依然清晰可见，横跨在小南河上的鹤渚廊桥、三县桥、望月桥、仙归桥、对樾桥等等，成了灯光秀场

里的主角，桥身和桥下的空洞部分变幻出五颜六色的炫目图案。站在船头的游客，也在目不暇接中，成了画中和灯光秀场的组成部分。这时候再去看行船的河水，除了阴影里激起的哗哗水声和透明波浪，也生出了几分浪漫仙境的缥缈空灵。白天的河水则异常安静，尤其早晨时光，从鹤渚廊桥上望过去，河水带着些许的浑浊，恍如还没有消尽昨夜的疲惫。淡淡的薄雾萦绕在河面上，如果不是晨光照临，几乎寻觅不见。这时候，宁静的河水还带着与街巷一致的清寂，你低头去看河水时，发现河水里映出的你的面容也是模糊和清寂的，连岁月的沧桑也被忽略了。我忽然想，从这历经风雨侵蚀的鹤渚廊桥上望过去的河水中，是否也映见过三河乡党刘秉章、孙立人、杨振宁、董寅初们的模糊面容？他们以不同的年龄阶段来到这里，不同的心绪、理想、孤独、壮志、苦闷被河水瞬间照见和存证，如今他们皆已远行，唯有不言的小南河和河上的鹤渚廊桥，依然固守着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砾和岁月沧桑。不知道在他们离去后，流向巢湖和更远的长江的流水，曾生出过怎样的感叹。

走下鹤渚廊桥，我还去了杨振宁先生旧居瞻仰。在进入旧居前，我先走到了毗邻的一人巷深处。这是一条七十米深的逼仄老巷子，逼仄到仅容一人通过。反身走回距巷口十几米的时候，对面又走进来一位新的探秘者。两人相视点头，各自会意地半转身，尽量挺腰收腹，把身体贴向面前的墙壁——竟然顺利地过去了！再回头去看，刚才那人已不见了影子。我疑心自己是在某一部悬疑电影中，或者那本就是另一个自己。这可能也是少年杨振宁经历过的某个瞬间——他由此开始了自己传奇而伟大的人生。接着再去瞻仰先生旧居和更多的古镇留存时，竟然发现，其每一个角落似乎都在闪现出熠熠的光辉来。

